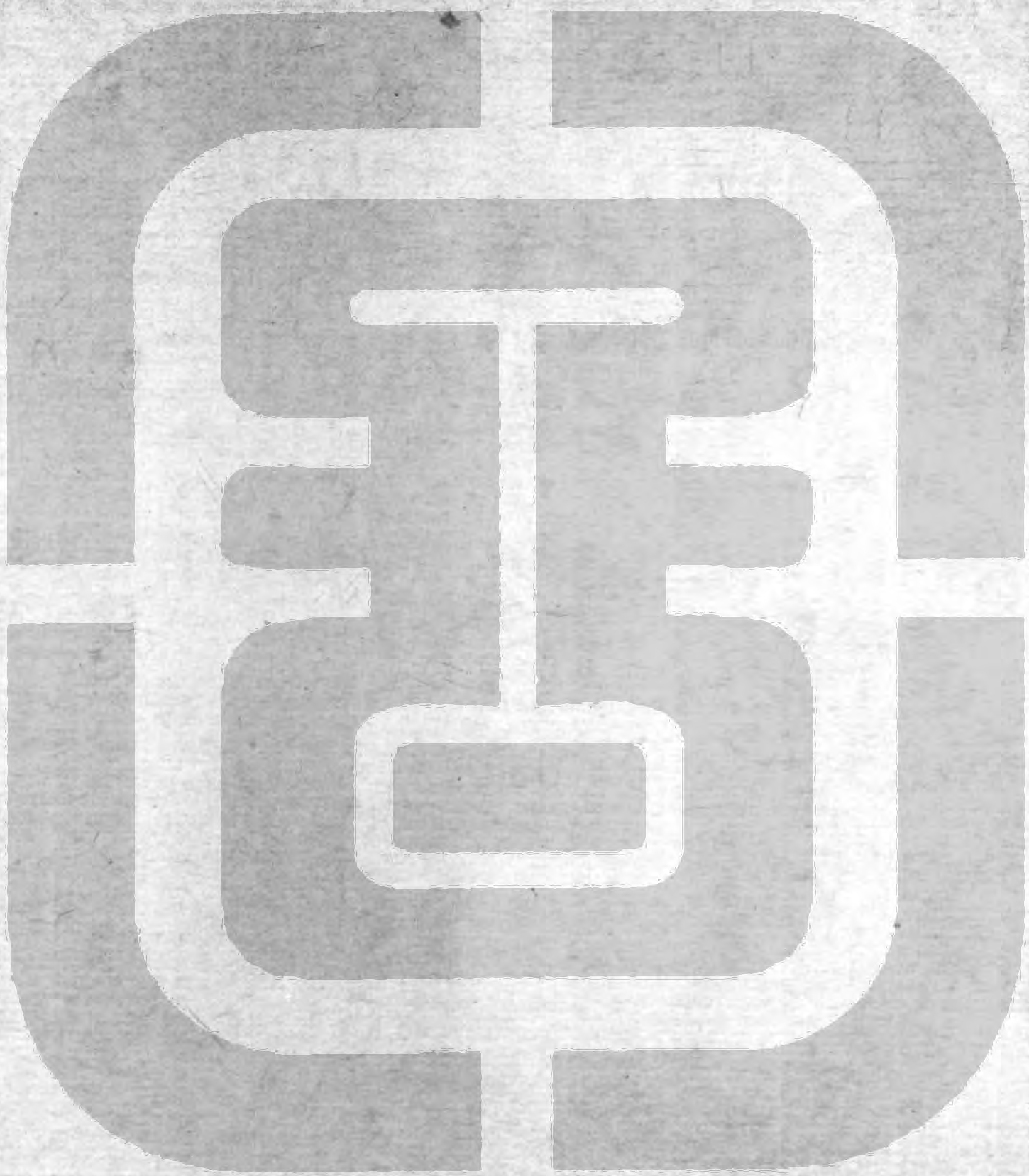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記三

養魚記

程正叔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

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
感吾心之戚戚豈止魚而已乎因以爲養魚記

重修御史臺記　曾子開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詔臣肇爲之記臣惟御史見於周掌
贊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射執灋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
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
屬有侍御史治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尊繩糾之任歷後政事歸
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
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
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
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
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
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御史相率廷
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列聖相繼皆以寬
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初本朝
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
史裏行監察故事內監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
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
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
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靈德驛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
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經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
垂七十年寖以弊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
聽事踵鄰都制度閎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卑下無以重
威至是命置大夫[illegible][illegible]闢門案[illegible]增[illegible]爲崇培下爲高亢規撫
宏遠矣今上即政務先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成詔勿事惟臺之建實

遵先訓循以大夫虛員始省營繕闕門比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區溢門闥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其宜史舍囚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儆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宗故能垂情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何足以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媿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優大崇顯之意焉

思亭記

陳無己

甄故徐富家至君[illegible]而貧[illegible]始緒善人而家益貧吏數十歲不克葬以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嗚呼[illegible][illegible]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illegible]則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廟社則思敬視第

宅則思安夫人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illegible]而行[illegible]之間荊棘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illegible]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不忘也而君子愼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樹之[illegible][illegible]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日[illegible]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illegible]之親而至于忘之者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陳君之[illegible]所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illegible]之言也吾其廢乎曰夫也賢不肖異思後寔不有望其木[illegible]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illegible]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其文者[illegible]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哉君攬涕而謝曰免矣[illegible]爲之記

進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鷄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婣與夫誦說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有琴瑟有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違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

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在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攗摭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蓋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養益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晦庵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寳大帝石經今上神筆以塡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

瞯澗水後臨石池風來雨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繞苍屋數間卑裨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循石鋪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其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曰溥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云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群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

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横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距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湧西抵横石如齟齬者乃戢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桿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矣地勢高下大畧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已限内外兩疊爲軒牕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内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夾磨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旁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後作其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檮徑徑南即谷口小

山其上小平田甿即以旂卌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亥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歷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隤皆嶢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西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傳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痁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杯椀不竭不溢里人理明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崷出千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

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㠩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贔屭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

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某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illegible]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illegible]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惟先

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識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警策且示子孫蓋熹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熹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然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

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
以列得從腏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
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官講堂之東
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
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
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
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
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
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
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
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
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
而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
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學矣又考其行事則武
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
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
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
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
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
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絶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
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
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
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
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偷
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
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

而紹興御贅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潜夫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偪爲嫌以涉筆占位爲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否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爲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我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爲人蓋寄懐事外而虛言以爲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爲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爲職之宜然其然歟夫食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爲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聞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與於是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刋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礲石以繼俾余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爲來者則故不辭而爲之書君名彦相今官承直郎蓋魏王宫潁川郡王七世孫眞不負丞者云

退齋記　劉夢吉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凡事物之尚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

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嶮之勢必乎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巫兕爲處子爲昏閱晦寂曰怨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尤物得以乘之者皆闇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不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書乙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傾相狀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摶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予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直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不知擧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愼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穠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毁今爲郡人所觀賞者惟是予暇日游爲甚樂園之

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其氏之樓也今甫四五十年耳已撤而爲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間凡人力之所爲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予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

蕺隱記

戴帥初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荊吳莫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猳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扗荒墟僻塢人煙散朗之處而戴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游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嘗於此采蕺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游者而亦已忘其爲蕺山久矣有儒者王庭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戢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戢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扆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陽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翫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庭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庭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宜乎數千年之

遺歡隊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閑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庭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戢山之爲庭吉隱必將或爲庭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倏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庭吉其歸而益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而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常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支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庭吉曰願受教因書於其齋以爲記

凝道山房記

吳幼清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則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余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眞有見也非眞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氷則器與氷未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

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内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寔關繫乎天地之正氣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之下萬口一辭稱爲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尊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況其墳墓所在乎此余所以不能自已於西陽宮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托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崗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次年歸附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四十年越國之葬

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三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搖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乙丑西陽觀鍾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于朝改觀爲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祀崇公文子阡表世次二碑竪于一亭中間祠堂弊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爲之記其後堂復弊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脩築瀧岡阡之門與墻紹熙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爲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閣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

安衆室屋具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久宜也而余切有慨焉嘗聞諸禮士之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爲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柄栖無所依歸末年就京就潁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道士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慊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爲文人可乎哉噫此余所以不能自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默齋記　　趙子昂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不欲言言而欲一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忿則言傾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愼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名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蝡動喘息有知無知者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嘿然皆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辨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古愚齋記　　胡古愚

世之自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晁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爲愚而類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爲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愚柳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

直漫不趣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余欲學顔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戇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戇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今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是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此君軒記　程鉅夫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爲清虛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之知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耳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

克復堂記　虞伯生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

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竄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旣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堅緻曲埶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鄉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敘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旋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

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聱者以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建都水分監記

揭曼碩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縱越懸流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霜潦時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瘀滯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冒敓狃私毋怛勢怛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亦必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比自赤濟源[illegible]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即所著治文書庫宂險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宮辟吏何所聽令鄉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荊揚兗豫千里供億之吏何所視篆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伐材為堂于故署之西偏隅隩廓

深周阿崇穹崇繢之麗文不勝負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峻完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于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六逵高柳布陰周遭繚城遐迩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愼周敏惟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以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于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侈其居榮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記

圭塘記　　歐陽原功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攟象圭之終葵者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爲庸氏業在鄴城西距許公有壬居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强餘地通二十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巷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入有疊石假山假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爲壇藝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佀過之景本訓大近世好稱推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蓋善即獎多即善嘉即歎詠也堂之前稍東有安石榴一株因之爲安石院其西南隅爲臺其顛菑石爲楯名之曰泠然

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泠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逕稍北別爲衡門入門循逕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爲甬道達亭上亭成有蓮一蔕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菊桃李爲三逕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間波無樹陰人影間錯如游畫畫溪也亭之西爲雙洲洲對峙中有通道自亭至洲爲納橋晝納而夜撤也舟穩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往往載酒携樂而從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責而余已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抑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爲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筮於有邦神必協之繇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孰能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做公爲園池無禁也公之賢之能不易致乎余之記斯塘獨美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雖盛於一時而事有傳之百世此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力乎竹帛而致美乎林塘愚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用而使之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義以告圭塘之主人云

沈氏義莊記

黃晉鄉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化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沒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畝建義塾搆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備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才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使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序次其事以屬筆於余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各人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乎弗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耕讀堂記

鄭子美

鮑生淙築室於所居之前爲委積之所暇則弦歌其中名以耕

讀請記於予予未有以記也客有疑鮑生者問於予曰耕田農夫野人之事讀書士君子之所以爲學也鮑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難乎予曰噫子之言謬矣夫古之時一夫受田百畒無不耕之士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不學之人秦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坑學士先王之道滅矣漢興雖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復淳古之風而士農分矣於是從事於學者則不知稼穡之艱難從事於農者則不知禮義之所從出後世有能晝耕夜讀以盡人道之常者人至以爲異而稱之其去古道益遠矣鮑生從予遊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脩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鮑生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雖復三代之制不難矣子何疑焉鮑生進曰先生斯言非記乎請書而刻之屋壁

秋亭記　　陳衆仲

余識杜君伯顔於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伯顔朴茂喜讀書未嘗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余曰故燕城南邊多隙壤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已仕而歸則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奧或對酒雅歌吹簫以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宜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爲京師之名園美地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者之專賞也吾不得與焉然而秋風搖落之餘園空池冷游者亦無寓其目矣顧吾亭前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猗乎其綠丹楓緗菊之錯出於其左右是吾亭於秋爲獨宜蓋貧賤之所遭恒不足於晼姸之姿而富貴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於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豳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寓卒歲而謹始

於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思者乎企顏所居金涼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寂寞而爲亭以玩其秋乎企顏之所以秋名其亭所思者遠矣企顏名師孟今爲方城主簿云

雪所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賢治琴書之室于所居之南因以娛賓客也室無斲雕藻繪之觀以素楮承塵而旁施于四壁戶牖入是室者昇然如在雪中因爲題室曰雪所至元再元之五年十有一月五日雪止余適至其所客有問於予曰冬者民隩之時也仲賢顧欲所乎雪何哉予應之曰子不見夫綏綏而下璀璀而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絕無人之境未嘗有所不被拂焉而盪瀦焉而穢黜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爲瓊瑤之田玗琪之圃是能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雪何負於人哉且玄陰塞乎九壄微陽錮乎厚坤層冰嵯峨凍木僵立於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布爲大雲散爲蜚霙乘回風於曲戶映明月於廣樹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於閉藏之日所謂豐年之兆太平之象也雪何負於人哉仲賢以明粹之姿清白之操踐敭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正路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不在仲賢乎佐天子贊大臣燮理陰陽以登豐年之慶太平者又不在仲賢乎然則雪何所不止在茲室矣余惟恐是所之不大也而客以爲疑仲賢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爲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寶經堂記

程以文

世以珠玉爲寶以丹砂空青金膏水碧爲物外之奇寶未嘗以經爲寶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卜人

寶龜貳夫寶刀劒士有文房之寶楚國之於善晉公子之於仁親鄭子產之於不貪皆以所貴重者寶之亦未聞寶經者也故贈太常院判楊公之家獨以寶經名其堂楊公之言曰經者聖人傳道之書以爲教於天下儒者相與世守之天下之貴重莫尚焉則亦儒者之寶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四者經之大者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行萬物之化生二帝之所讓三王之所因五伯之所爭奧之爲仁義道德顯之爲禮樂刑政莫不於是焉徵之信乎百王之大法萬世之權衡也哉是故易之教行則陰陽理而天道昭矣書之教行則政事舉而世道隆矣詩之教行則性情正而人道得矣春秋之教行則名分立而王道著矣有天下國家者得之則興失之則傾豈非至貴重而可寶者歟舉天下將無以尚之又惡得而不寶之也世世之人惟知珠玉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之爲寶也故寶之不知聖人之經故不知寶也聖人之經有甚於珠玉丹砂空青金膏水碧之寶苟知寶聖人之經則世之寶不足寶矣世之寶不足寶而後聖人之經始寶於天下吾自先世以來寶之至於今日又將傳諸子孫是以有此堂也盜賊過之而不顧勢利臨之而不奪厚其藏而人不以爲貪用之終身而無憂其爲寶也不既大矣乎公由宣文閣博士遷國子司業請書而揭諸堂上以示德訓文竊以爲今之世迺有楊公者何其好惡與人殊也人之所重我之所輕人之所輕我之所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璧爲輕赤子重也諸將爭走秦府庫蕭何獨收圖籍圖籍爲重府庫輕也明輕重之等識去取之義非知道者其誰能之楊公其亦高世之士哉宜乎卓然名家爲時儒宗振光揚聲享有祿爵也昔韋元成父子俱以明經致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實經之意其兆

於此矣文又以期楊氏之遠也是堂也儲書萬卷諸子百氏無不有曰寶經尊經也大常學者稱之靜適先生

樂道齋記

洪武胡仲申

斯君文壽來自行御史臺留郡邸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行學生也以才能推擇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俎豆間故有齋曰樂道願先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愧鄙人於道未欵啓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麤也則鄙人之履迹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擊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雖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喩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紹舜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最深而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徒既歿由是而得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萬物萬物生生而無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或得之耳目視聽熒于聲色口悅芻豢體好安逸於是克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足於是而勉強以繼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勤力勤而未之慊也今君乃得以名其齋其盎若飲醇酹乎酒若聆廣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

若游康衢而皡皡以爲徒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爲我謝斯君國家軍旅之事方興而君車馬有行色余不敢請問也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臣子得遂其私他日退而燕處是齋由余言以求余之所不言其尚何如哉其尚何以哉

宋九賢遺像記　　宋景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須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鬚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舃赤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明道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鬚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縚帽簷高白屨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白黃而澹目有稜角鬚白而稍短在頰者乃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屨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須長過領內服皂領有翼圜之袍縚屨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須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屨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須踈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屨黑質白絇繶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揩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須少而棘亦强半白鼻與兩顴微皻皻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六在眉目旁一在顴別一在唇下須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上衣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屨屨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

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森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煒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皁緣繫以縚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清衣道服皁緣冠幅巾躡皁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輙因世傳家廟像影叅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也

慈孝庵記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世道旣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骴足以覆蔭乎後昆謂福禍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偭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輙斂容屛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居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謬妄也哉余方爲斯歎而同里張君榮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旣沒葬於家東北一里黃塢之原旣而吾兄又捐舘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瘞之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側攷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竁以俟而別建庵廬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顧有聞也嗚呼余嘗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

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説可以漸復矣矧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汚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其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柰之何怵於淫書末伎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耶庸因請記庵之成緒而攄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庵之經始以己酉正月落成以五月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蓮塘人

知學齋記

王子充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人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繇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由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

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巳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淨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有習爲辭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爲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illegible]

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脩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舂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緒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以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僇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

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豈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謂余言往時荊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一夫與同往去郡北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入轉澗南北良田也約三二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怳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養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

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墮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骫骳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予於是蓋重歎之也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爲衡嶽以作鎮荊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夾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爲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峯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五峯之麓散爲群岡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聽事之東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

即有兹峯而南康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兹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閒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貲成之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國子學同官記

蘇平仲

乙巳秋

詔即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録非有德望邃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世親權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渚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者彥明爲學正廣信邵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録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陞建平知縣以誠除管濬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録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彥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濬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棟州高君仲暉由

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子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允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亞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名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曄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顒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芸香樓記

謝原功

吾邑徐君季子購書之多也作樓以藏名之曰芸香而屬記於余余嘗登所謂芸香樓者即季子縱觀羣書若閱月而不能徧信乎其多書也夫多書而不能徧觀則蠹易以生蠹生亦不以芸香辟之則文殘字缺無完書矣然則書之完者固有賴於芸香也此斯樓所以名歟夫樓者藏書者也芸香者辟書之蠹者也而書者道之所載者也載道何書乎經史百氏皆是也古者三皇之立極也二帝之敷教也三王之尚忠質文也五伯之假

仁也其禮樂刑政顧弗布於易書詩春秋乎君子即遺經則知夫皇帝王伯之道有隆汚也雜伯如漢雜夷如唐倣先王而事未備如宋與夫秦項之暴殘新室晉隋之簒弑戰國七雄三國南北朝五季之分裂僭奪顧弗紀於諸史乎君子即諸史則知夫百代之於道有得失也嗚呼斯道之傳自皇而帝而王至于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撥亂反正而行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於是繫易序書删詩作春秋以爲百王法然繼春秋而爲史惟朱子綱目筆削之公不爽其法而馬遷先黃老後六經班固輕仁義賤守節司馬統魏歐陽以周亂唐固無取也繼易書詩孔子而言性惟孟氏周子二程張朱以仁義禮智爲固有而氣質則不齊能發其奥而荀卿所謂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愈所謂有三品固無取也夫無取也者豈非以其講道未明而論著不能不謬於聖人乎是以君子之所學則願學孔子也孔子已没學之奈何即其書明其道反之其身可也如是則進而得政可復三代退而立言足訓萬世蓋無非斯道之所發也豈彼俗儒所能與於此哉吾知季子不以此而易彼也不然讀書雖多亦不足尚況藏書乎余願從季子之後而勉力焉因書以爲芸香樓記

石經堂記　　　朱伯賢

石經堂者河南褚奐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古尤精篆隸法有時名築堂占吳山之勝蓄圖書載籍及古法書名刻庋而藏之題其顏曰石經表所尚也夫聖人之道具在於經彝倫之懿昭如日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已周轍既東遭秦虐燄漢興博士經生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喪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鋭志復古乃與其徒陽賜韓説單颺正定舛譌手書刻石天下後世抑何幸歟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歆嚮北齊徙于鄴隋

復徙長安至唐初十七八九距今又七百餘年矣世之好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三二卷況皆脫散弗全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蓬萊閣舊有石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也予他所見筆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所書而邕綜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爲確論梁武評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唐張懷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隸既工宜尊石經以表名堂之義顧不韙歟嗟夫實以名著名由實生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不既安矣乎遂爲之記

筆議軒記

貝廷臣

瓊公鋏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竄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實之人當必爲之壽值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追遠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彭宗璉氏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

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濬之罪以至韓通季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胷中故敢爲乎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己未庚申之變太宗忍於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平於誼宗璉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天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盍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言者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二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一

詩大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唐李太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夜永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陰陽書序　　呂才

宅經之書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辯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至若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尪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

皇法無官爵縱得禄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禄與命並當空亡唯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皆禄命不驗之著明者也若夫葬法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日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也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疊山云此序凡六百二十餘字而鳴字三十有九讀者不覺其繁盖其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驚濤怒浪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序

疊山云于頔乃一貪酷吏韓公作序以諷諫雖以刺史觀察對說下字皆有權度又一私於其民一急於其賦可見刺史之仁觀察之不仁辭意輕重不待校量而知末又勸刺史寬其縣其議公平其意圓備矣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恒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董邵南序

西山云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是反其辭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感慨以諷諭其旨微矣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之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

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樂而無其不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迂齋云想當時贈童子者惟侯喜耳童子得此一鞭安得不進進於善哉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

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名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路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疊山云中間自民之初生而下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然只是原道中議論而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

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体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爲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

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愽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特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疊山云序有氣力有光焰頓挫豪宕讀之使人快

意可以發人才思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向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

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

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時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送李愿歸盤谷序

迂齋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

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

李愿言此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旹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疊山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以辭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鄉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卒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痁不能飲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糾逖而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以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瑰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唐九老詩并序

白樂天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四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具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旼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眞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眞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柳柳州集後序

司空圖

金之精麤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

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撑抉於天地之根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窈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云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三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二

重修說文序　　宋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幷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

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乆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氷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氷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葢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氷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氷谷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伯長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

勝而號專雄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輙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韓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懐不圖晩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所證就眞爾因按其舊録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厭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集古目録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荒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數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謂傳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因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

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産者一國之望也位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挈然儼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勸而益固其志屬其說以塞請

刪正黃庭經序

紙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當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眞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天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疵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也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夬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

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天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著于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睢陽五老圖詩幷序　　錢明逸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蹻遐耇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挂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洽然相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爲勝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矣以鄉閭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詠謠之萬一云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八十歲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歲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

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八十七歲

送湖南使君序

劉原父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粮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放之使去其宂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畫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一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貪賚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君實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樂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illegible]之賴[illegible]豈樂天所能庶幾

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叙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illegible]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淺深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

菜羹不禁

召客共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送陳升之序　　王介甫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不失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

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韓愈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故蹟遺文序

王深甫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巖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剥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没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竹帛之壽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其襃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

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旣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列女傳目錄序

曾子固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曹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

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狥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苡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葢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葢亦不足道也凢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攺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時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

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不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士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亾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

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世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盖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行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爲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

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大小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

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始終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實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而興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

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

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通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得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繁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已而自強不息以

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書舜命夔典樂敎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苟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於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割奉醬以薦其物詔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於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辟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閻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

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夫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勉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粮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鼻口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

於胷中矣豈類夫孫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才絜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譜例序　蘇明允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

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言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説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説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

途人也吾所相與也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

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趍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

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

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錤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旟旐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鐲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韠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觿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枲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諴愨由是而交鼎鼐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斟酒醴也賓祭由是而共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林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賔賔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涵爲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官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送秦少章赴臨安薄序

張文潛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褁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蓋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

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覇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覇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豈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王平甫文集後序

陳無己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

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没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三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四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序二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朱晦庵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祕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蠹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

十六卷更爲裝褫爲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其挾諸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厚薄遲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上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諗之庶乎其有益也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幷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大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贈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

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嗟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輙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壹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爲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居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輙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凄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暮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稾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潁昌巨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戸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

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

贈相士序

呂伯恭

自孔子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若周叔服相孫叔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妆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孔子周流天下當時之人每以相術窺之有曰額類堯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人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論何也吾夫子之門蓋自有相殆非世俗所論之相書也申申夭夭此孔門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此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襜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躩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末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言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眸子瞭眊之論苟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元姚端甫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割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藉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

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奬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嗚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先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兎笙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其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囘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元學士文藁序

吳幼清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

又浸淫乎群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人同旣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叅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莊周夢蝶圖序

劉夢吉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眇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詭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竆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

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阜落楊内翰而序圖者劉其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李仲淵御史行齋謾藁序　程鉅夫

自予識御史李君仲淵而後知天下真有以古文爲任者邪說興而大道廢議論勝而文氣卑其來久矣古人一章一句該體用具本末備終始猶有餘後世累千萬言欲究其理而不足非文之至也耶若原道原人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作方可稱繼三代者然必如是而爲文則天下之文廢矣又豈通論哉作述之體既殊古今之尚亦異學足紹先聖之道言足垂將來之法而已豈必模三墳擬大誥而後爲古乎此仲淵之所憂而吾之所以知仲淵也仲淵材峻而氣渾學富而行實其爲政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教化爲本至其不可奪則卓然有古遺直之風故其文精鑿沉欝不假議論而理自見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則六經其辭則雜出西漢而下其可任以古人者仲淵其人乎然文之盛衰世道之占也我朝之盛自古所未有獨於文若未及者豈倡之者未至而學之者未力耶今天子方以復古爲己任於上弘其風浚其流懔焉而任於其下者非我輩之責耶而吾老矣仲淵不可辭也仲淵名原道毫人有集曰行齋

謾藁見示屬予以序不勝狐裘羔袖之愧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戴師初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上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者而其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家華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以官翺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板之爲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然予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瘁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牛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麈尾其出也高車而肥馬乃有

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塗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論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者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乎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可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也乎哉存博行美異時發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前所云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公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闒茸晦昧者託而逃焉烏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人苟不使材者幸之則如勿生而已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於水火今曰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癡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鬭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愳於聰明之過之論而非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劒之材在割也有惡馬之騣劒之銛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義政業爲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評藪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斯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闊閡科舉取士幸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則攀援而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群衆中不失繩墨即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能取知於人寸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後二十年家單仕絕四

辟不立平時炎門并族勢當同斯同盡而其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教官字彥實者于杭問之先大夫乃東澗翁也行藏本末無不習聞之古人之學問文獻無不貫淹以至於雄詞雅章機春轂奔奇闢異解蹊通部屬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而家庭之所成者邪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今即用材又可得不用爲邪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若無材然彥實之劒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田宣城王敬仲兄弟尤余所材也亦以是質之

忠史序

歐陽原功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爲非而實然也或人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即恕矣程子嘗爲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己不盡己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豈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直聞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媿於盡己者悉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佀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

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讎書既表章之猶思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年月日具官

歐陽玄序

孔氏譜序

揭曼碩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俾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思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從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思其有議箕後者矣子其慎之文月日具官揭傒斯序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虞伯生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禀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爲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益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同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撲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景去凛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出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

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旣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旣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寻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之端矣是皆寻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振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

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振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

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𧼈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膺敏潔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士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

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見公自述其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討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舍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古詩考録後序

吳立夫

予嘗從黄子學詩黄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盖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道其言語之所發或求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盖頗識其鏗鏘鼓舞之節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詩猶得爲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矇瞍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聞韶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録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黄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常爲平仄固未始常爲仄清固未始不叶爲濁濁固未始不叶爲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

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故嘗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興以聲爲也若夫今之言詩旣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爲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爲至哉考亭之着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称其以自隱無名爲務至其道乃曰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遺誕恠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禱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未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季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爲內學而爲天子公卿之所宮豈甚則陷於鬼道尤甚之葛玄絡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illegible]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illegible]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子微天隱子冲澹而閒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恠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曰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

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盡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敍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周壽之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爲一人且爲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嘗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迄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欲[illegible]僊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一[illegible]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illegible]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産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爲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亦循捐毒國絕小依蔥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

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並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爲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即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閒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爲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爲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申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悖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爲制度悉已定奇言鬼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爲行髡首裸身以爲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譏賢君子亦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亦執之曆則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華旁行而與韋編鐵擿之經混爲一録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眹而萬形有變化容著羽者毛者鱗者介者

根芟者浮生者而値一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illegible]相靈之起滅因郭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豈偽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悖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躭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爲其徒設也吾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爲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弃海遺錄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言思齋論文丞相事云自江西初起崎嶇山谷購募義徒嘯吒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王實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使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王竟以絶太湖桴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大書趣奔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陥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適德剛適址軍入城與權又絶江適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因以址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粮大勢去矣帝覇交馳正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沿海横流之際而彼以異姓素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彊悍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黄屋左纛自爲者先宗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邊用儒臣以爲治終不足以盡復

乎石晋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内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爲固久之南北交攻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荊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不絶此其國勢垂盡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潜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薫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晋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汨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爲此三傳類司馬遷班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録且以待太史氏之釆擇

送俞時中北上叙　　　　任叔實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於北門之外任士林執醆言曰士有襲家學以爲珎負材識以爲文其氣克焉其聲先焉然而仕循循進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趠寥廓而窺光天儷豈天下廣大以名進吏部夫人而能爲賢乎將蟄爾聲抑爾氣不使激昻於時一以于格律之公乎抑道寒士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折王公之前拜自獻以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收而桷榱之用將無自而振乎今之世雖多賢不能盖子也亦明矣而子又非蟄爾聲抑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爲之决矣然嘗觀昌黎韓子

作張籍李翺之徒遂亦名世然蘇氏之聞亦待歐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祚舉事負材抱氣凡可爲張籍李翺者不少夫果誰爲之宗依耶蘇氏父子雖不迄爾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頴出頴門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窺也予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予之取也仰視清列棟梁者叔乎豈猶曰未也則予其桷榱以進天猶曰需之蓋吾不信也

金石例序

柳道傳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爲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爲銘誄著之金石其斧衮倖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爲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即問公此何爲曰吾脩金石例暈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爲言之精者爲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爲有得乎方將從公竊疑而公歿矣後十年公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出斯文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降今而後治金伐石誄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乘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哉由是充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

送葛子熈之武昌學錄序

鄭子美

臨川葛君子熈將之武昌録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

黄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別徵言以爲贈予謂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氏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夫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王生故縉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遥觀爲道士既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幡然曰家素以儒科

顯不幸而中徵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別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寬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絀聰明去健羨兼五家之長爲足以爲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爲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奮爾來歸爲儒門弟子師則視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爲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即天地以爲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爲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爲道人之爲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爲理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瞶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屈身不汙爲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磋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有以吾言爲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書以爲序

送甘允從甫北上序

陳衆仲

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難知而理可尋霜未隕而裘褐製日未入而膏燭具何也人知燠寒晝夜之必相代而至也夫既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於未至或用其智力以求其所不必至

是皆謂之不能知天陳留甘允從甫年少富才華天曆中遭逢聖明得在延閣從縉紳先生纂經世大典方進用俄予病去乆之來江南補行省掾又拓落不耦於是閉門讀書治文章窮巷草滅屨而允從之學大進矣夫畜之厚者其用舒鬱之乆者其達茂允從去此其將有得於天乎天何心哉盈虛消息相推而至者天不能嗇於人而人不能辭之於天也今中書左丞耿公器識宏朗位高而禮恭海內之士咸願進見冀得展布尺寸况允從有知遇之素顧不得少自見於宰物之地乎吾知允從將有得於天者殆亦於是乎卜之嗚呼余閱世深矣事皆不足據惟天㝡可信允從其行矣哉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余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縉紳間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彊明之才而後可以剸劇粹衷柰何治縣子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彊明稱者未必良吏也彊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蒞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致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毋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鷙不獰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鷙與獰哉粹衷方將爲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

而去明日粹裒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爲粹裒道之

孟君文集序

程以文

文者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爲文者必正其法度爲文而不正其法度猶以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矣兕虎其載乎今世人莫不能爲文大槩有三托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贍悅可人意是曰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議論卓絕發菽粟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于詩書之冊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耳然則文豈易言哉山高而雲興焉井深而泉洌焉枝葉暢茂其本百圍盖積於中者厚則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平昌孟君善爲文往年讀其擬古數篇不知其生於今世也來京師始得請教門下因又得其己亥集者讀之彌月而後已其文有先秦戰國之風馳騁上下縱橫捭闔極其變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余益以喜其合於法度也孟君舉進士於鄉嘗佐使者行治所歷天下十七八雄才大畧見諸行事之實而發爲文辭又不符於空言如是而進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豈有難耶然而世之人知其人而未知其文也其文特餘事爾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固將有所大用也豈文乎哉余既手錄數篇以自矜式復叙其集而歸之雖然孟君之文後當有大賢君子表章之惡以余言爲哉讀孟君之文而徵余言或者知其不誣也孟君名昉字天暐今某官云

書則序

韓明善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靡歲月臨模倣效終老而不厭

亦必有其道矣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爲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髮是豈有意於工也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其殘縑敗楮刓碑斷碣幸存於世者皆爲人所寶愛觀其霞分雲駛龍跳虎躍變化倏霍莫適控摶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所可拘攣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學者互相憲述隨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黃太史米南宮書體尤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後世由是而降人益事書其資善書者又好爲甚高之論以爲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爲是拘拘也其形質性情蹠盭昏惑前不則乎古後不足爲來者則書道之中絕以是也夫今承旨趙公以翰墨爲天下倡學者翕然而景從趙君仲德嘗請書法之要公謂當則古無徒取法於今人也仲德於是取古人評書要語輯爲一書名曰書則以成趙公之意而惠學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將取而列諸梓仲德俾余爲之序夫書者六藝之一儒者所當事也書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學者則焉射之正也車之軌也砭劑之俞榮也是書傳學者之厚幸非與仲德又謂余嘗取先儒讀書之法會粹爲編未成成且併刻之嗟夫考古昔之言以求事物之則經籍所載盡儒者事也豈惟書哉趙君其必於是矣因併誌其語於篇端

風水問荅序

洪武胡仲申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循幸而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餘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

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荅書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宗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宗祖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邦墓以昭穆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祀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匐匍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遊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掌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感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爲秦越者不知其幾焉一鄉之間爲秦越者不知其幾焉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喟然思之何其相去遠乎哉意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耰取箕遽有德色誶語以相夷則當時之爲萬石君者益少而加誼所言者家自爲秦越也吾猶以爲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興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踽之怨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陵夷至於如此則所爲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豈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兵興吾從事於外間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間未嘗不雍雍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者少者益怡怡也范先生曰

今封功臣則大分貽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有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獄之封嚴宮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勤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別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欣覩焉故凡金

原件短缺

科之須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列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群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綷騷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illegible]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擢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illegible]則上章繳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亦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蘇平仲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忝為學錄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愛慕婺多士交矣及詔書招延儒臣纂脩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為樂固無以加也而況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好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為職業議論沾濡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憮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婺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然矣柰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見不能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婺焉一如求金[illegible]鐵鑄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教之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

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令胡先生又歸趙鳳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爲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耶昔伯衛於先生之歸始則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其歸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爲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衛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於四賢精舍士爲伯衛謝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原功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者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侮非其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以三代之禮而敎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敎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

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肎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偏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肎爲漢行先生爲

國朝起是

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攄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爲贈

虞山遊詠圖序　張則明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前峯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疊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岩然後漸趨於平壤焉且長江大湖暎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爲髣髴觀者往往愜於所遇獨予以一羈旅未獲造之去年冬十二月廿又五日海陵李君克敏來游遂率所知者凡六人相與具杖屨取山徑訪招真仙館登望湖亭吊仲雍故丘謁龍母祠旁及僊姑水簾諸洞逍遙空青寒翠之外始盡得其形勝餘而退集周鍊師山房行酒

賦詩君以山中古跡命題會廳前有萬年枝翹翠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之句客探一字爲韻詩既成友人陸子善氏顧謂予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爲圖附詩其上以識其事子其序之余聞晉永和九年羣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爲記録其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爲盛談每誦其文竊慨寥寥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遊敢以晉人風度爲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其水其丘如在吾目某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晉諸公所以興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闕典歟衆曰然於是作虞山遊詠圖序偕遊者金華時某巴西鄧某邑人趙某陸某卽子善也錬師周某也余則永嘉張著也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一

過秦論

西山真氏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爲二塗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不醇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

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illegible]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illegible]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則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武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論項羽　司馬子長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論商君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意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論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異姓諸侯王論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瘖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游俠論　荀仲豫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埶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埶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

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謂緩）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

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徙戎論　晉江統

論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此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輙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戸爲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絶遠中國隔閡山河爲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

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蕃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

爭臣論

唐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

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守道論　柳子厚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漢昭論　李文饒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於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才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効也年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盖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

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言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令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論相　杜牧之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張辟强論　李文饒

楊子美辟强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産禄幾危劉氏皆因辟强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内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産禄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

宗矣何日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高以紿呂祿計亦寤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吞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五